

才女薛涛：白居易和杜牧是她的粉丝，她却被元稹给渣了

公元810年，大唐才子，也是大唐第一渣男的元稹，因为跟宦官仇士良争驿馆的豪华单间，被打了一顿后，贬到江陵府当参军，已经四年有余。

此时的元稹丧妻丧妾，又被贬官。形单影只，无人问津。

只有一个远在四川的女人，随着长江奔赴而来。当看到眼前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恋人，胡须满脸，深情萧索时，不禁流下眼泪，抚上元稹的脸庞：“元郎……”

元稹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，紧紧抱住身前的女人，缠绵数日，互诉衷肠。

“元朗，未来你必要去成都寻我。”分别时，女人殷切说道。

“今日之诺，来日必践。”元稹郑重说完后，把恋恋不舍的女人送上渡船。

船只渐行渐远，直到看不见，元稹方才转身。看着随风摆动的柳枝，喃喃道：“薛涛薛洪度，当世奇女。只可惜歌妓出身，于我仕途无益。”

“为将来计，恕我只能负你！”言毕，挥袖归去。

薛涛，字洪度，于卓文君、花蕊夫人、黄娥并列蜀中四大才女，又和鱼玄机、李冶、刘彩春共为晚唐四大女诗人，诗作传世90余首，水平上佳，辞藻清丽。

只可惜这样的奇女子，一生命运之多舛，闻者无不扼腕叹息。

生于京城，辗转蜀中

唐大历五年的长安，经过安史之乱、异族劫掠后，早已失去了天宝年间的辉煌。

坊市中，一个小官员薛勋，家里诞生下一名女婴。深感世事无常、世道波折的父亲，给女儿取名为薛涛，字洪度。

“愿你此生，哪怕洪水滔滔，也能安然度过。”薛勋爱怜说道。

京官清贵，薛家的日子过的倒也富足。再加上唐朝风气开放，不限制女子习文。薛涛自幼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诗词歌赋和音律，到了八岁时，才女之风已显。

一日盛夏，薛勋在院中梧桐树下纳凉，薛涛在旁边扇扇子。看着笔直高挺的梧桐树，薛勋心有所感，脱口而出道：“庭除一古铜，耸干入云中。”

佳作本天成，妙句偶得之，薛勋得了前两句，却想不出后两句。看到女儿在那里忽闪着充满灵气的眼睛，就笑着问：“你能续上这首诗嘛？”

薛涛歪着脑袋想了一会，脆脆的回道：“枝迎南北鸟，叶送往来风。”短短两句，便把一棵梧桐树的面貌形容的丰满清晰。薛勋听罢，喜忧参半。喜是对女儿才华的满意，忧则是后两句充满了迎来送往之意，不是好兆头。

来不及多想的薛勋，在几日后的朝会上弹劾权贵，被一旨诏书贬到了四川。

八岁的薛涛，跟随父亲，懵懵懂懂去往那个她要终老一生的地方。

家道中落，父丧母孀

初到四川的薛家，固然不如在京城来的有地位，但终究还是宦宦之家。薛勋尽自己所能，把薛涛照顾的很好。出落得亭亭玉立，才貌俱佳，引得无数世家子弟折腰。

在薛涛14岁那年，薛勋因公出使南诏。那个时候的南诏穷山恶水，瘴气丛生。回来后没多久，薛勋就因染上瘴气卧病在床。

看着那么多的郎中，摇头叹息、无计可施的模样，薛涛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恐惧。她再也没有吟

诗弹琴的心情，衣不解带的照顾父亲，却还是回天乏术。

“痴儿，阿爷去了，你……”薛勋话没说完，便撒手人寰。

薛涛失去了父亲，也失去了经济来源，生活顿时陷入困顿之中。家中仆人全部散去，母亲终日郁郁寡欢以泪洗面。靠着变卖家产和邻居周济，薛涛苦苦熬了两年。

到了16岁时，实在熬不下去后，加入乐籍成了歌女。

薛勋对当初女儿所续诗作的担忧，如今一语成箴。

沦落风尘，得遇贵人

薛涛是宦宦之家的女眷，所以哪怕加入了乐籍，也是专门用来取悦官员的，而且能选择卖艺还是卖身。对骄傲的薛涛来说，卖艺不卖身是必然的。

薛涛懂音律，善清谈、工诗赋，是歌妓中不可多得的全才，很快便崭露头角。只是身处烟花之地，若无人庇护，纵使生活富足，也还是如浮萍一般任人蹂躏。

在薛涛17岁那年，她的贵人出现了。

此人名叫韦皋，当时来成都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，可谓封疆大吏。上官初临，召歌妓作陪乃是常例。作为其中的佼佼者，薛涛被招来作陪。

韦皋出身世家，本就一身才华。到了成都后，就听说了薛涛的名字。酒过三巡后，就起了考校的心思，点名让薛涛赋诗一首。

在烟花之地打滚一年有余的薛涛，早已不复曾经的单纯，心知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。她冥思片刻后，就下笔挥毫，毫无停滞的写下一首《谒巫山庙》：

“朝朝夜夜阳台下，为云为雨楚国亡，惆怅庙前多少柳，春来空斗画眉长。”

四句七言，大气又不失婉约，让识货的韦皋顿时刮目相看。

“薛小娘子才貌俱佳，往后便是我府中首席侍宴信人了。”

薛涛微微俯身，柔声道谢：“小女子谢大人垂怜。”

之后的日子里，每有宴会，韦皋必招薛涛来陪。席间，薛涛诗词酬合、妙语连珠，总能让宾主皆尽兴而来，尽兴而去，才名满蜀中，甚至周边州县也有所耳闻。

除了陪侍宴席外，韦皋也会让薛涛帮自己做一些公文抄写的工作。薛涛字体娟秀、做事认真，深得韦皋满意。

满意到了要给薛涛谋一个官半职，韦皋给朝廷上奏折，请求封薛涛为秘书省校书郎。这个官位当然是不入流的，跟翰林院那些抄公文的翰林差别不大，但也是清贵的职位。薛涛一介女流，还是乐妓，自然遭到了强烈反对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
只是虽然没有正式名号，这个事情传出去后，薛涛“女校书”的称呼不脛而走。蜀中文人雅士，谈起薛涛时，常以“薛校书”代之。

这代表着薛涛在文人圈子里，不再是取乐的歌妓，而是有一席之地的才女子。

这个时候的薛涛，背后有靠山，圈内有名声，生活有保障，可谓美事无缺。

只是她名字中的洪水滔滔，总要时不时来肆虐一番。

年少轻狂，险死还生

在文人眼里，薛涛是独立的个体。但在现实的官员眼里，她只是韦皋的附属品。作为剑南西川两地节度使，军政权力一手抓，韦皋在当地就是土皇帝。每日登门攀附者，如过江之鲫，源源不绝。

韦皋事务繁忙，自然不会人人都见。这些官员，就把目光看向了薛涛。

彼时的薛涛，被吹捧在云端，难免有些飘飘然，以心腹自居。对下面官员送来的礼物来者不拒，统统以韦皋的名义收下。虽然全部如实上缴，可朝中御史不是吃素的，纷纷上奏折弹劾韦皋受贿。

韦皋得知缘由后大怒，招来薛涛怒骂道：“烟花之女，不知所谓。我惜你才华，你却恃宠而骄，坏我清誉。既如此，罚你往松州军营为妓，以儆效尤。”

此话一出，薛涛浑身瘫软，泪如雨下。那松州乃是不毛之地，除了军营驻扎外，几无人烟。军营中又全是粗汉，哪里懂得什么怜惜。想想会受到的折磨，薛涛就不寒而栗，跪在地上对韦皋苦苦哀求。

只是韦皋正在气头上，摆摆手就让人把薛涛给拉了出去。

去往松州的路上，山路崎岖，路有骸骨。薛涛娇嫩的双脚，走在这样的路上，恐惧在心中弥漫。

“我不能坐以待毙。”薛涛摇摇头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想了一会后，对押送的差役说道：“壮士，大人对我恩比天高。小女子此去凶多吉少，愿写下诗作以忏悔，还望通融一二。”

押送的差役本就是韦府众人，对薛涛并无成见，反而有些怜惜，就取了笔墨来。

薛涛先是写下了《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》：

“闻道边城苦，今来到始知，羞将门下曲，唱于陇头儿，黠虏犹违命，烽烟直北愁，却教严遣妾，不敢下松州。”

薛涛用凄厉的语言，表达了对松州的恐惧。随后又写下《十离诗》，把自己离开韦皋，比作十种分离。犬离了主人、笔离了手、马离了厩、鸚离了鸛、燕离了巢、珠离了掌、鱼离了池、鹰离了爪、竹离了亭、镜离了台。

可谓是笔笔如泣、字字如血，极尽示弱逢迎。可这不能怪薛涛。如若不这样，到了那军营之中，最大的可能，就是受尽屈辱折磨后，如污泥一般悄无声息的死去。

薛涛的诗，很快出现在韦皋的案头，让他心头大震。想象着那个意气风发、才气逼人的女子，此刻脸上挂着泪水，凄婉的向自己诉苦。自己的女人被那些军汉糟蹋，盛怒时觉得痛快，此刻又难免心有不甘。

“来人，把薛校书接回府中。”韦皋终是回心转意。

见到来人那一刻，薛涛全身都仿佛失去了力气。她知道自己赌赢了，更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绝对值得依靠的人。

如果有，那就只能是自己。痛定思痛，得还自由

回到韦府的薛涛，变得无比收敛，虽然依旧对韦皋唯命是从，但明显有了隔阂之感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如胶似漆。韦皋对此并不在意，他要做的事情很多，不会把心思放在一个女人身上。薛涛再美，也只是玩物罢了。

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的薛涛，也有了很清晰的认知。她现在要做的事，就是积蓄赎金，通过韦皋的权势赎回自由身。

韦皋任节度使期间功勋卓著，在升官离川之前，帮薛涛脱离了乐籍。

薛涛数年之功，得来了回报。韦皋并没有把她带走，在这种男人眼里，薛涛不过是留任之时的一个

“贴身秘书”。

如果是曾经的薛涛，或许是在意这些。只是在经历了松州之事后，她已经毫不在意。

回归自由身之后，薛涛隐居在程度西郊的浣花溪旁边。经过前些年的诗名传播，薛校书的名气已经传遍大江南北。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杜牧这些冠绝一时的诗人，都是她的粉丝。

韦皋的继任者们，如李德裕、武元衡等到任程度后，都会来拜会薛涛。

薛涛居在清净地，往来皆贵胄的日子，一直持续到不惑之年。

她一生最大的情劫，翩翩而至。

遇元稹，情难抑

元和四年三月，时任监察御史的元稹前往各地督查。对他这种才子来说，薛涛的名号听闻已久，此次到了成都，必须要见上一见。

刚刚安顿下来的元稹，便派人给薛涛送信，约她在梓州相见。

薛涛也早知元稹的才名，得信后欣然赴约。

两人在一处精致的小楼中初见，清风徐徐，也仿佛吹动了薛涛的心。眼前这个比自己小10岁的才子一袭长衫，剑眉星目，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

“薛校书，请了！”元稹嘴角轻勾，挥手指向一旁备好的笔墨纸砚。薛涛一笑，也不矫情，持笔写下一首《四友赞》：

“磨润色先生之腹，濡藏锋都尉之头，引书媒而黠黯，入文亩以休休。”

书法、行文俱是精品，且是信手施为。元稹叹服之下，爱慕之心顿起。一撩长衫走到案前，提笔写下《寄赠薛涛》：

“锦江滑腻峨眉秀，幻出文君与薛涛，言语巧偷鹦鹉舌，文章分得凤凰毛。纷纷词客多停笔，个个公侯欲梦刀，别后相思隔烟水，菖蒲花发五云高。”

这首诗夸了薛涛的才、貌、言谈，也表达了爱慕，无比炙热、从来都是应酬别人的薛涛，什么时候被人这么针对性夸过，她彻底沦陷了。

薛涛和元稹的姐弟恋开始了，一个忘记了自己的年龄，一个忘记了远在京城的正妻。就这么迷醉在感情的肆意和缠绵里。

元稹放下了俗务，薛涛离开了浣花溪。绵江边上，青城山上，到处都有两人的足迹。饮酒作对，相拥而眠，好不潇洒。

薛涛，在中年之时，才真正体会到爱情的滋味，为自己而活的畅快。

但爱情来的也快，去的也快。快乐的时光，只过了三个月，元稹就被调离了四川，去往洛阳任职。

“待我安顿好，便来接你！”临别前，元稹珍重承诺。

薛涛泪眼婆娑，挥着手绢送行，满腔思念无处安放。

相见无期，桃笺传情

元稹走后，薛涛再无之前的平静。每每在屋中听到脚步声，都要出门查看，生怕错过元稹的信使。在无尽的煎熬中，终于等来了元稹的信。

看到信中浓浓的情意，薛涛无比欢喜，提笔写信回应相思。一封封情诗在天南北北间传递，让天地之间平添了一份温暖的情意。薛涛作诗，要么是四言绝句，要么律诗八句。但常用的纸张篇幅过大，常常无法写满。对此不满的薛涛，就请教匠人把纸张做了改造。

她把宽大的信纸染成桃红色，然后裁剪成小小的窄笺，特别适合写小诗。薛涛在成都本就有人名效应，她用的信笺流出去后，很快在圈内风靡，人称“薛涛笺”。

桃花鲜红，情根深种，却终会凋零。

薛涛和元稹的通信，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，毫无征兆的戛然而止。

因为元稹此时已经焦头烂额，他被贬洛阳后，先是丧妻而后丧妾。直到再次被贬江陵后，才重新跟薛涛建立了联系。

得知元稹消息的薛涛，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思念，从成都跑到江陵与元稹约会。两人重拾旧情，你依我依一段时间后，薛涛带着元稹的再次承诺回了成都。

元稹，又一次负了薛涛。经过数次贬谪后，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，为了自己的仕途，选择娶了世家之女裴淑。

得知这一切的薛涛，心中无比幽怨，却仍然放不下，时常跟元稹通信。直到写出凝聚了无尽期盼和悲愤的《春望词》后，才彻底放下。

“风花日将老，佳期犹渺渺”。

“不结同心人，空结同心草”。

心上人的承诺已成虚无，此生再无人能与自己永结同心，薛涛的心，已是一片死寂。她褪下鲜艳的衣裙，搬离浣花溪，去了成都的碧鸡坊居住。

在这里，她用“薛涛笺”赚来的钱，建了一座吟诗楼。每天都是穿着一身灰色的道袍，粗茶淡饭的过日子。

大和六年，大唐“女校书”薛涛去世，终身未嫁，年64岁。

如今成都市东市外的望江楼公园，就是为薛涛而建。

看完薛涛的一生，让人不得不相信冥冥中自有天意这句话。洪水涛涛，然而度，这个从薛涛诞生那个起，父亲给出的箴言，贯穿了这个才女的一生。

她人生的第一次洪水，是父亲离世，丧亲之苦。但又靠着幼年的学习，在歌妓里面脱颖而出，得高官赏识。得以在富足的环境中，不断积累才名。

人生的第二次洪水，是发配松州，有性命之忧。仍然是靠着诗词，让韦皋回心转意，也改变了人生目标。回归自由身，悠然天地间。

人生的第三次洪水，是跟元稹相恋，饱受相思之苦。靠着诗词的连接，让这段感情持续了很多年，最终情丝折断。

每一次都是风高浪疾，薛涛总能度过去，并且获得成长。

薛涛的命运，起于诗，也终于诗。在她放弃了对爱情的幻想，换上代表无欲无求的道袍时，仍然建了吟诗楼。因为只有那一行行灵动的文字，才能抒发心中感情，完成对自己的救赎，不在现实的挤压下崩溃。

薛涛是幸运的，她在每个阶段都得到了庇护，拥有了古代女子难以企及的才名，还名垂史册流传后世。

她又是不幸的，侍奉不了双亲、没有相伴的爱人，也没有儿女。才名伴随一生，却无人祭奠香火，只余下一篇篇诗词传世。

只是幸与不幸，且看后人评说。薛涛以诗成名，便以诗相和吧。

一缕芳魂跨千年，今人何苦徒哀怜。

洪水漫天滚滚来，一叶扁舟可渡海。